

王盛弘《關鍵字：臺北》的同志書寫

李東霖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生

摘要

攤開臺灣當代散文的軸線，同志散文的指標作品不多，而其中「gay sexuality」涉及的是男同志個人的性特質。而「性特質」延伸出性身分、性認同、性取向等意涵。王盛弘，作為一個已出櫃的散文作家，他的同志形象在其散文作品中是真實的。《關鍵字：臺北》是王盛弘的第七本散文，其中把男同志內心的幽微情感淋漓盡致地寫出，細緻地表現、象徵、映襯著他內心的認同與思索。王盛弘自謂《關鍵字：臺北》一書是他的「三稜鏡」系列中的第二部曲。如同三稜鏡利用不同的折射率將光線色散，解析成不同的成分，王盛弘的散文透過「同志」的三稜鏡視野，色散之後，也寫出了他的特殊「同」色。本文擬從同志的性別書寫來探討王盛弘《關鍵字：臺北》，期待整理出作者的性別思索、慾望參與，以及心靈的自我寬慰等特色。

關鍵詞：王盛弘、散文、同志書寫、性（特）質



壹、前言

抒情散文除了寫出時代背景，還可以是「個人的」¹。這樣的散文傳統在現代散文更是直接指向「自我」：「現代抒情散文重在『自我表現』，通過『自我』，自然地顯現出時代的折光。」² 特別是上個世紀八〇年代中期之後，「不同類型散文日益多元，議題的聚焦更見集中，系統化的旗幟日益鮮明。」³ 這樣的論點道出散文議題的多元與集中，當中無疑地也包括了以同志為議題的散文書寫。

同志書寫「因為受異性戀制度禁錮壓抑，性裡有更多的情感濃度，從而成為更能體現生命思慮的文學類型。」⁴ 且我們無法否認，臺灣「同志書寫」是近幾十年來臺灣文學發展中一個不可忽視的現象。⁵ 在當代臺灣文學的眾聲喧嘩裡，儘管曹惠民認為：「『同志書寫』已層層累積了 30 多年的歷史，其間在 20 世紀 90 年代中後期成為引領時代風騷的文學風潮，出現了數量可觀的作者與作品。」⁶ 但我們仔細觀察可以發現，「近些年臺灣文學並不乏同志書寫，但多以小說形式虛擬故事出現。」⁷ 表示同志散文數量仍為少數。尤其是攤開當代散文的軸線，同志散文的指標人物其實不多，若關注具有公開的同志身分的男性散文作家，可以從白先勇、許佑生推延到蔡康永、徐嘉澤等人。其中，有一位「音色材質獨特且辨識度高」⁸ 的聲音在新世紀突出地唱著，他就是王盛弘。

王盛弘曾獲《臺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年度散文家、梁實秋文學獎、王世勛文學新人獎、臺灣省文學獎、教育部文學獎，以及臺北文學寫作年金等。其散文重視自身心理描寫，尤其是他作為一個已出櫃的散文作家，在同志書寫的內心經營上很具特色。《關鍵字：臺北》是王盛弘的第七本散文。如同白先勇的評價，他認為王盛弘「一貫在尋覓、在渴求，在追逐他那似乎圓不了的綺夢。」⁹ 從同樣是勇敢現身同志書寫身分的《一隻男人》（2001）開始，從「一本無所保留的、臺灣的同志書寫中首創」的「懺情書」¹⁰，寫到《關鍵字：臺北》（2008），王盛弘「有了滄桑，變得淒惋」¹¹，更向自身內心深處進行挖掘。

¹ 佘樹森：《中國現當代散文研究》（北京：北京大學，1993），頁 5。

² 同上註，頁 6。

³ 張春榮：《現代散文廣角鏡》（臺北：爾雅，2001），頁 6。

⁴ 徐紀陽、劉建華：〈從偽裝到自白——邱妙津的「女同志」認同之路〉，《世界華文文學論壇》第 2 期（2008 年 6 月），頁 20。

⁵ 曹惠民：〈臺灣「同志書寫」的性別想像及其元素〉，《華文文學》，第 78 期（2007 年 1 月），頁 50。

⁶ 同上註，頁 53。其中，雖然曹氏論述的是臺灣的「同志書寫」，但其在作品與作家的舉例，卻僅限於小說一類，缺乏同志散文與同志詩的引證，讀者仍難一窺「同志書寫」的全貌。

⁷ 白先勇：〈歡樂臺北〉，《印刻文學生活誌》，第 4 卷第 11 期（2008 年 7 月），頁 140。

⁸ 張瑞芬：《鳶尾盛開：文學評論與作家印象》（臺北：聯合文學，2009），頁 53。

⁹ 白先勇：〈歡樂臺北〉，頁 140。

¹⁰ 同上註。

¹¹ 同上註，頁 140。



王盛弘在其散文書寫的同志形象是真實的，他勇於真誠地自剖：「在言之有趣上，須知所有的『趣』，必須奠基在真誠上。畢竟，真誠是登入散文國度的通行證。」¹² 王盛弘將內心的「趣」——不侷限指陳幽默，更含有同志身分的認同之味——藉由抒情的典型散文與「借來的故事」¹³ 把內心幽微的情感敘事出來，很具真實性地表現、映襯著他的內心。如同余樹森所說的：「從作者心田裡傾流的人生真味，還必然透入文字中來，形成作者獨具的筆調。」¹⁴ 他並進一步提出：「儘管散文的筆調因人而異……然而，其共同的品格應該是樸實與自然。」¹⁵ 散文作家阿盛讚譽王盛弘的文學書寫具有農人的樸素、務實等美德，並形容他的文字是「心跳的聲音，既不輕柔，也不刺耳，但強健有力」¹⁶，他的散文經營，其形象的真實與內心的誠懇是無庸置疑的。

《關鍵字：臺北》是王盛弘「三稜鏡」系列的第二部曲。物理領域中的三稜鏡，是利用光線折射率的不同，將光線色散、解析成不同的成分。我們將王盛弘《關鍵字：臺北》放在「同志書寫」這個三稜鏡前，然後發射光芒，穿過三稜鏡色散之後，可以看到他獨特的同志性（特）質（gay sexuality）¹⁷。不論是實際空間，或者心理定位，王盛弘從自身出發，透過認同與自我位置的找尋，將同志題材寫入散文。本文則擬以王盛弘《關鍵字：臺北》的同志書寫為探討主題，檢視他在散文中如何創造他的同志認同及其書寫特色。

貳、以性別的思索作為召喚

孟樊認為同志的認同有三個步驟：「召喚」（interpellation）、「出櫃」與「去汙名」三部曲，他進一步論述：「召喚是同志認同自身的第一步，有了召喚——喚起同志的我群意識，真正面對自己，認識自己，進而才能肯定自己。」¹⁸ 不可否認，同志的性別認同是在異性戀霸權的社會中獲得的，這種「邊緣」的投身成為一種壓迫的形式，進而內化成同志的自我意識。王盛弘在《關鍵字：臺北》中，對同志所處的性別邊緣位置，以及出於自我戀惜的情感再三思索，進而成為一種認同的召喚。

¹² 張春榮：《現代散文廣角鏡》，頁 8。

¹³ 在《關鍵字：臺北》中，王盛弘在目次的其中三篇標上了「借來的故事」，根據作者表示：除了借來的故事三篇（算是小說），其餘的都是散文。他在一九九九年前後曾試著寫短篇小說，當時寫了三篇：〈花盆種貓〉、〈夜間飛行〉及〈一夜好眠〉（此篇未發表）。鄭明嫻也表示近年有許多散文具有「小說化」的傾向，她並且定義「小說化」的散文是：「大致上，散文的敘述性加強、故事情節增多，並使用第三人稱觀點，全篇含有一個較具體的『故事』等」參見鄭明嫻：《現代散文現象論》（臺北：大安，1992），頁 36。

¹⁴ 余樹森：《中國現當代散文研究》，頁 136。

¹⁵ 同上註。

¹⁶ 阿盛：《民權路回頭》（臺北：爾雅，2004），頁 175。

¹⁷ 據甯應斌的說法：「gay sexuality 指的不但是 gay sex、acts or desires，而且也是 gay personality 的展現，以及構成 gay personality 的特質。」「sexuality」涉及個人的性特質，因此「gay sexuality」則涉及的是男同志個人的性（特）質。而「性（特）質」延伸出「性身分、性認同、性取向」等意涵。參閱甯應斌：〈關於「社會性」與 sexuality〉，收於《兩岸三地性／別政治新局勢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主辦，2009 年 12 月 5-6 日，頁 7-8。

¹⁸ 孟樊：《文學史如何可能：臺灣新文學史論》（臺北：揚智，2006），頁 286-287。



(一) 從性別邊緣覺醒

因為社會性別認同的形成與他者的認同關係密切¹⁹，且男同志的情感往往「比較容易因為受到歧視與壓迫的切身經驗，一方面體會女性〔陰性〕的生命處境，一方面意識到異性戀父權的存在。」²⁰於是同志的處境漸漸往邊緣靠近。

王盛弘在《關鍵字：臺北》寫出一個處於邊緣的世界，這個世界是在大社會之外的：「經過左右兩隻銅臥牛，便把館前路上男女喧嘩車聲嘈嘈給阻擋在外了。」(16)²¹自成了一個異想世界，他寫到：「走進旋轉門，走進一個異想的世界。」(16)而這個世界籠罩著濃濃的霧：「天起大霧，精液般的濃」(34)更加增添「邊緣」的隔絕。但其實這個世界並非完全封閉，撥開層層阻隔之後，仍可以看到人性化的性別思索：「脫去迷霧後，王盛弘的邊緣敘事深化成了人性思考，也使自己的寫作格局走出了封閉困境。」²²

在異性戀社會的「標準」裡面，到了適婚年齡的作者無法擺脫相親與繁衍子代的叮嚀：「父親說出：『你若不結(婚)，我的責任就還沒了。』」(60)這樣的異性戀霸權思維，也令作者在面對傳統規範和主流文化時，展現了「防衛自辯」與「為同性戀者尋求理解和同情」²³。作者對於異性戀主流的「標準」行事有他的看法，他在作品中藉同志情侶的對話寫出：「你說：『和大家一樣是比較省事啦，但希望和大家不一樣的想法其實就和希望和大家一樣的想法一樣強烈，就算只有自己知道也無妨。』」(65)又「自若地說：『努力和別人一樣或努力和別人不一樣，都一樣累，都一樣當不成自己。』」(68)王盛弘更進一步在〈土撥鼠私語〉中直接地陳述他的想法：

藉由他者來建構自己的生活，於是對自己的性向吞吞吐吐、畏畏縮縮，忙著搪塞種種理由，給自稱最愛我們的人。這是個百花齊放的年代，凡事見怪不怪，但是各人心中都有一把尺……可爭議的是，愛男人的男人明明自己也該有一把尺，卻偏偏棄置不用，還要借用別人的，借來異性之間婚姻、愛情與性模式，來打量自己的舉止。於是像我們這樣的男人，如我也如你，大多藏在這個城市的角落，像沒有時機開放的苞蕾、無法萌芽的種子、一隻易受驚嚇的小獸。(69)

王盛弘認為同志對於「邊緣」位置應該有所覺醒，不該只是一逕「待在自己的小角落，在暗夜中徘徊徘徊復徘徊，還聲稱是大環境的壓迫。」(70)同志面對社會應該要有挺身的勇氣，找到自己的位置，因為這個族群是期待陽光的：「你我都不願流連暗夜，貪戀陌生的肉體，排泄多餘的精液，強以為『事了拂衣去』是難得的瀟灑；你我都希望站在陽光下，用自己的真姓名、真性情，揮灑元氣飽滿的情和愛。」(70)

¹⁹ 劉曉春：〈民俗使社會性別認同：以傳統漢人社會為對象〉，《思想戰線》，第31期（2005年3月），頁22。

²⁰ 畢恆達：〈男性性別意識之形成〉，《應用心理研究》，第17期（2003年3月），頁63。

²¹ 王盛弘：《關鍵字：臺北》（臺北：馬可孛羅，2008）。以下出自該書的引文，僅於引文後以括號方式標示頁碼，不再另標註釋。

²² 張瑞芬：《鳶尾盛開：文學評論與作家印象》（臺北：聯合文學，2009），頁55。

²³ 朱雙一：《戰後臺灣新世代文學論》（臺北：揚智，2002），頁518。



這個社會，「看似追求個人外在形象的多元審美標準的背後，其實仍然承載著社會的恐同壓力，以致於男同志在其社會人際互動中，必須突顯陽剛特質的認同。」²⁴ 這樣追求陽剛特質之突顯，在王盛弘散文中也明顯可見。即使自處於邊緣或非主流，同志圈中卻也不可避免地也分有中心與邊緣，如同畢恆達所說：「仍然有人有拒C（sissy，女性化）情結，崇拜陽剛特質。」²⁵ 也因此王盛弘的散文中，書寫呈現的仍然是男同志圈中的主流形象，壯碩的肌肉男、面貌姣好的美男子等等。這種對男同志形象的選擇與注視，或許擺脫不掉他對相同性別的要求與戀慕，如同出自「自戀」的審美情感。

（二）男體戀慕的情感

每個同志或多或少都有「自愛」²⁶ 的習性，許佑生也贊同這樣的說法，他認為這是一種「自體觀窺」的慾望，然後推及到別的男性身上，尋覓自己心中與慾望中的那種「理想型」²⁷。精神分析大師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認為同性戀的形成原因複雜，其中一種說法認為是「自戀的原欲（libido）配置」²⁸，換言之，即指同性戀者之所以愛慕「同性」，乃是源於同性戀者的自戀心態，亦即是從「我身」（的性別）到「我群」的愛慕。

然而，有些同性戀者的自戀，「沒有反映到『愛對方』上面，而一直停留在對自己的重視」²⁹。從「我身」的戀慕來看，王盛弘將健身房裡面的男人與孔雀作了連結：「健身房裡孔雀一般的那些同道中人，每每讓我想起演化圖譜上的孔雀。」（60）這些「有著美麗長尾羽的雄孔雀，怎麼捨得不展屏？」（58）於是，健身房的更衣室成為搔首弄姿的伸展臺，這些身體一個個對自己「充滿愛意」地自我檢視著：

更衣室裡一個個在鏡前站定，順順眼角細紋，掐掐腰間溢出骨架的不知是肌肉還是五花肉，扭麻花辮也似回頭檢查鏡中自己的背部，陽光或日曬機在臀部紋出小泳褲性感痕跡。眼神是那樣的無限珍惜，那樣充滿愛意，挑剔也是有的，驕傲也是有的，一隻隻孔雀一般。（57-58）

又如他將圈內對對象的追求比喻為狩獵：「最驍勇的獵人同時是眾所追逐的獵物，如一匹昂首闊步最尊貴的鹿，在園子裡繞著圈圈轉……。」（22）而這些獵人出發狩獵之前，卻獨自對鏡「掂了掂胸肌，又抓抓腰腹，接著，學那健美先生在舞臺上裝腔作勢，上臂、胸部、臀部，一一檢查著身上的肌肉。」（92）他們不僅是狩獵的獵人，同時也將自己裝扮為最鮮美誘人的獵物。

這些人如同西方神話中的水仙花神，在水邊低著頭³⁰，自我注視他們自己的形象，

²⁴ 謝文宜：《衣櫃裡的親密關係：臺灣同志伴侶關係研究》（臺北：心靈工坊，2009），頁 125。

²⁵ 畢恆達：〈男性性別意識之形成〉，頁 78。

²⁶ 許佑生：《優秀男同志》（臺北：開心陽光，1998），頁 104。

²⁷ 同上註，頁 105。

²⁸ Sigmund Freud 著，Joseph Sandler、Ethel Spector Person、Peter Fonagy 編，李俊毅譯：《佛洛伊德的「論自戀：一篇導論」》（臺北：五南，2009），頁 3-4。

²⁹ 許佑生：《優秀男同志》，頁 105。

³⁰ 神話中，納西瑟斯（Narcissus）王子死去後，水邊長出了清秀的花朵——即水仙花。水仙花有個明顯



同志族群以這樣的標準裝扮自己，也以同樣的標準挑選情人。如同謝文宜藉由訪談與調查，歸納出「男同志擇偶要素反映出『重視外貌』的集體意識」³¹ 這樣的論點。欣賞的是與自己同性別的人，於是就將對「我身」的要求，投射為對「我群中的對方」的揀選標準。

王盛弘同樣也以獵人為喻寫到：「獵人的後裔也重視鍛鍊，在紫外線加工室曬出一身古銅——兩臀留下小底褲痕跡，游泳池裡揮發過多的卡路里，不同部位肌肉群送進各有職司的機器裡雕塑，雕塑有成的，常穿貼身衣物，典型是短髮上膠如頭頂刺蝟，白色T恤裹不住肌群賁張。」(22) 這般「重視外貌」的集體意識，使得同志族群中健身有成者，其「肌塊賁張讓人好似飽餐以感官饗宴」(55) 那樣可口誘人。王盛弘將這些誘人的男體直接描出：「我要 37°C 的體溫、香水汗水交融微微刺鼻的體味、微血管隱隱可見的皮肉。」(87) 且這樣的身體是有著「潮潤飽滿的紅色嘴唇」和「亞當的蘋果核，嚙了一下而輕輕蠕動」，以及「修整乾淨的鬍鬚，在唇上和下巴渲染了一片淡淡的青色。」(67-68) 那美好的形象十分鮮明清晰。王盛弘也將這樣的美好樣貌比擬為「每個人都是米開朗基羅把他們從大理石中釋放出來的美男子」(83)

《關鍵字：臺北》中，王盛弘透過處在邊緣的同志性別之關照，思考並認同自己身為同志族群的身分，成為性別認同上的一股召喚力量。

參、以慾望的參與作為現身

向他人表明同志身分稱為「出櫃」(out of the closet)，也叫作「現身」(come out)。阮慶岳在談到人的自我認同與性別定位時，他說：「我們藉由身體與空間的關係來確認自己，並由此賦與自己在社會中的價值。」³² 而這樣的「自我確認」是與社會觀感息息相關的，特別是同志族群：「男同性戀或者隱藏身分，過著雙重生活；一旦現身就要面臨人際與體制的歧視與壓迫。」³³

對於身體與慾望之在意，王盛弘也自言：「人們在面對陽具與陰戶時，那一副戒慎恐懼、避之惟恐不及的心態，事實是我自己也難超越。」³⁴ 因為無法超越對於性別慾望的投入，他遂真誠地在《關鍵字：臺北》中以「參與」作為現身，他出沒在白先勇口中的「歡樂臺北」³⁵，悠遊在酒吧、溫泉、公園或網路世界之間，也在自己的私領域大肆繽紛著他的性感慾望。

的不同點：一般花兒喜愛向天空仰望太陽，而水仙則是深情款款地低頭對著自己倒影綻放。

³¹ 謝文宜：《衣櫃裡的親密關係：臺灣同志伴侶關係研究》，頁 124。

³² 阮慶岳：《出櫃空間：虛擬同志城》(臺北：元尊，1998)，頁 133。

³³ 畢恆達：〈男性性別意識之形成〉，頁 59。

³⁴ 王盛弘：《假面與素顏》(臺北：九歌，2000)，頁 160。

³⁵ 「gay」一字，作名詞意思是同性戀者；作形容詞時，則可以是「男同性戀的」、「華麗的」與「歡樂的」等解釋。參見白先勇：〈歡樂臺北〉，頁 140。



（一）歡樂臺北的暗夜出席

其實，一個「空間」應該是中性的，可以讓任何人沒有好壞評價地生活其中，換言之，任何一種性質的空間也應該是無所不在的，畢恆達曾言：「同志空間本來應該無所不在的，就像異性戀空間。但是在現實異性戀的宰制下，仍然需要一些專屬同性戀的空間，讓同性戀可以彼此看見、彼此現身，讓同性戀不再覺得自己是怪異的，是孤獨的。」³⁶ 他同時對同性戀空間作了定義，他認為同性戀空間意即「同性戀者可以公然相互牽手、擁抱的空間，一個可以完全做自己的地方；所以同性戀空間也可以說是應該無所不在的。」³⁷ 因為受了異性戀主流的審視，使得目前的同志族群只能以異端的位置存在於空間中，「處於社會『有色眼鏡』的審視之下，自然顯得『另類』，常常只能以隱蔽的形態存在。」³⁸ 無怪乎同志族群難免具有一種「暗夜」的心理狀態。

即使是白先勇口中那個自由開放的「歡樂臺北」³⁹，在目前的處境看來，似乎也只能稱作一個「海市蜃樓式的世界」⁴⁰。如同王盛弘寫到的「公司」——即臺北新公園——他在那兒的時候，心情也顯得惴惴不安：「好忐忑，不知如何與來來往往探詢的目光交換熱量。」（42）不知道應該如何與許許多多「打量式」的眼光互動。他在〈夜遊神〉一篇更是將自己在臺北新公園的探索心情道盡，他以這樣的段落開始：「日後也常有人就這樣，月光下，以差不多的語氣，差不多的姿勢，差不多的和善態度向我靠攏，聊聊天。」（18）又以類似的段落結尾：「日後，常有人就這樣，月光下，以差不多的語氣，差不多的姿勢，差不多的和善態度，離我而去。」（23）隨著將情感收束。

張小虹認為，公園在同志族群的生存空間中，可以是「脫軌的奇想、邊緣與殘餘的所在。」⁴¹ 而除了公園，馬槽花藝村作為同志族群聚集的溫泉鄉，「門下了栓，這裡便是伊甸園，諸神請迴避，鬼也不要進來。」（33）也如臺北新公園一般，是一個自己的獨特／立世界。

夜色更晚，在臺北新公園與溫泉池打烊之後，我們隨著同志族群的腳步，來到的是不夜的同志酒吧。「同志酒吧是同志從遊走於都市邊緣，轉入正式固定空間的第一步。」⁴² 王盛弘用〈Nature High〉來書寫同志酒吧Funky的魅力，而他也在酒後，誠實率真地向好奇的計程車司機「吐真言」：「一回司機吞吞吐吐，是明知故問：『怎麼都是男人？』倦極了的我不似平日畏縮、掩藏，隨口回他：『同性戀酒吧啊。』過癮！」（125）這樣看似坦率的現身，卻只能選擇在夜晚時分，王盛弘不僅在作品中暗示了這樣的心聲，他也直接說了：「缺少了夜色掩護，我們相對，好陌生……。」（43）若不是在夜晚、若沒有酒氣的微醺，或許許多同志族群就無法那樣「現身」。

³⁶ 畢恆達：〈同性戀空間〉，收於阮慶岳。《出櫃空間：虛擬同志城》（臺北：元尊，1998），頁 15-16。

³⁷ 同上註，頁 20。

³⁸ 曹惠民：〈臺灣「同志書寫」的性別想像及其元素〉，頁 50。

³⁹ 白先勇：〈歡樂臺北〉，頁 140。

⁴⁰ 同上註，頁 140。

⁴¹ 張小虹：《慾望新地圖：性別·同志學》（臺北：聯合文學，1996），頁 81。

⁴² 阮慶岳：《出櫃空間：虛擬同志城》，頁 76。



王盛弘在作品中將同志族群再度比喻為獵人族群，他說：「我們都是獵人的後裔」，而且這些「獵人的後裔是夜行性動物，當月亮升起，隱隱然便有一股騷動，準備出獵去。」（22）曹惠民論及臺灣同志書寫的空間存在時說到：

「同志書寫」中的自然空間，與同性戀族群的存在方式，有其必然的內在關聯。臺北「新公園」，作為同志書寫最早的經典作品《孽子》裡所描寫的那群「青春鳥」們的棲息之地，已有著公認的象徵性。……這種「空間」意象的深度詮釋，也許能給「同志書寫」的進一步定位提供有力的推助。⁴³

王盛弘也認為同志族群的世界往往處於黑暗，同志活動多半是在夜裡，不管是在公園或街道：「公司關門後我轉移陣地到黑街，看著黑夜睡去白天醒來，冷冷的風一整個晚上東奔西竄。」（38）也如同張小虹所描述的「黑夜鬼魅」場景，難免充滿閃躲與曖昧（104）。許佑生更是直接說明：「同性戀人口礙於現身後的諸多困擾，總是隱藏在暗處，忍受沒有同類的孤寂。」⁴⁴ 由於「現身」可能帶來困擾，才使得同志族群只好忍受黑暗，在暗夜出沒，參與這個歡樂的臺北世界，也參與自己的性別。

（二）私密領域的性感探索

暗自在私密處探索、在私領域現身，作為同志族群的相互標記，性感的探索在王盛弘的散文中也處處可見。除了海水浴場隱蔽處的裸曬，他寫出：「一具驕傲的肉體呈現在眼前。那男人躺在鋪著報紙的土坡上，戴一副墨鏡，金屬藍色如水銀在鏡片上流竄，陽光照在裸露的身體，浮泛紅棕色澤，縛於腰間的泳褲在光線欺凌下，閃耀華麗的光彩……。」（112）王盛弘更將「性愛的自主權可視作現代的人權觀念一個重要的指標」⁴⁵ 這樣的思維實踐在作品中，其散文亦不乏私密的性愛場面。關上小浴室的門，營造出一個淫靡的兩人世界：「漂浮一股難以形容的氣味，硫磺的微臭，木頭的暗香，經久受潮的輕霉，還有，洗髮精和肥皂積鬱的軟軟的一股難以形容的氣味漂浮，當蒸汽揚起，很輕易便營造了一個淫靡的氛圍……。」（33）然後他們要在自己的空間裡，「尋找身體的解放泉源」⁴⁶。接下來的互動，在《一隻男人》中，王盛弘這樣描寫：「我們探索彼此，以最饑最渴的方式，啃噬、嚙咬，溫柔時如花瓣，狂放時如野獸。」⁴⁷ 到了《關鍵字：臺北》，他將這樣交歡的性感指數放大，這樣來寫：「你細細檢索好像一切都是第一次，用你的手指你的皮膚你的唇和舌，用你的器官。而我，回報你，比花瓣更溫柔，比野獸更狂暴。」（33）

私密的性愛描摹場面，又如同志轟趴（home party）的參與——雖然王盛弘在此是以小說化「借來的故事」呈現，但卻也不離他在《關鍵字：臺北》所營造的性感探索的整體——。在轟趴的場合的暗黑小房間，他寫出同志族群的性愛摸索，呼應著「轟趴」、「小

⁴³ 曹惠民：〈臺灣「同志書寫」的性別想像及其元素〉，頁 52。

⁴⁴ 許佑生：《優秀男同志》（臺北：開心陽光，1998），頁 23。

⁴⁵ 同上註，頁 25。

⁴⁶ 林怡君、任天豪：《性感的歷史》（臺中：好讀，2006），頁 212。

⁴⁷ 王盛弘：《一隻男人》（臺北：爾雅，2001），頁 46。



房間」此雙重邊緣，即在已為非主流中的角落探索：

他往他身上欺過去，他沒有拒絕，順勢躺到床上，扶住他的後腦杓，輕輕嚙咬他的耳垂，像鳥雀啄破果皮一探爛熟的汁液，舌尖蛇一般往耳洞冒進，突然傳來一陣苦意，他遂轉移陣地，舔舐他的脖子，他別開頭去，深怕留下痕跡，他的雙唇微張，吐出一蓬蓬熱氣，連帶有一聲呻吟，什麼氣味似有若無竄進他的意識，腐了爛了……。(106)

他接著又寫：「他又反身在上將他壓在身下，他隔著底褲磨蹭他下體，每一次用力，都令他發出一聲唐突喘氣……。」(107) 然後，隨之而來的是狂如突圍般的高潮：「一時心防鬆懈，他索性任亢奮的身軀、賁張的器官、黏膩的觸感等想像，恣意突圍。」(110) 這樣直接卻浪漫的將私密領域的探索，描寫得十分盡致。

私密領域不僅是身體部位上的私密，更指涉了社會空間的私密，正如許佑生所言，臺灣社會目前仍普遍缺乏「現身的友善環境」，因此為數眾多的同志族群人口仍然「無法化暗為明」⁴⁸。王盛弘在散文中對私密領域的性感書寫，將此身體空間的探索，作為一種暗中的「現身」，也是同志族群相互的標記，足以彰顯彼此在性別社會中自我認定的位置，不必公開，自己心知肚明就已經足夠。

肆、以心靈的自慰作為淨化

謝文宜在研究中指出，同志族群「經常必須面對自己、面對別人，不斷地在自我認同／愛情／家人／朋友／外界的看法中拉扯，……多重的壓力，遠遠超過一般異性戀的伴侶關係能想像的。」⁴⁹ 道出了同志族群沈重的負擔。不過，余樹森認為好的散文作家在面對「處境坎坷的時候，雖徬徨、苦悶，終不致完全悲觀、頹廢。」⁵⁰ 因為他們會藉由散文來書寫「對生活的執著，對光明的嚮往，以及對真理的追求。」⁵¹ 在王盛弘的散文裡，也四處可見他對自身心理的寬慰。

可以如飛行的想像那樣急速，也可以像植物生長般慢慢茁長，張瑞芬評王盛弘的《關鍵字：臺北》一書時曾這樣說：「慢，是他的內在節奏，也是他自己尋找並建構自我的態度與速度。」⁵² 王盛弘不必擔心自己會因為私闖這個世界而「即將迷途在慾望叢林中不可自拔」(110) 在《關鍵字：臺北》中，我們看到的是他藉由植物生機與飛行想像的觀點轉換 (shift)，如同自我撫慰地補足了心靈的缺憾。

⁴⁸ 許佑生：《優秀男同志》，頁 128。

⁴⁹ 謝文宜：《衣櫃裡的親密關係：臺灣同志伴侶關係研究》，頁 61。

⁵⁰ 余樹森：《中國現當代散文研究》，頁 143。

⁵¹ 同上註。

⁵² 張瑞芬：《狩獵月光：當代文學及散文論評》(臺北：聯合文學，2007)，頁 304-305。



（一）比擬植物的盎然生機

如上所述，王盛弘認為同志族群的世界往往處於黑暗的夜裡，但基於他天生的向陽本性，他喜愛「一年裡有半年，蛋白色的花朵向陽盛開」（50）這樣的綻放。不僅因為他年幼生長在鄉村，服兵役時「如願取得園藝兵身分，使得我對草木的多情與專注，有了名正言順的積極藉口。」（133）王盛弘更在《帶我去吧，月光》的後記〈我將帶自己往哪裡去？〉一文中自陳認為自己心境上的轉折實可以植物來具體的比擬⁵³，這樣具有物我合一祈願的哲學觀⁵⁴，使得他對植物一直以來有意識地深深鍾情。

王盛弘除了直接喜愛植物，將「山上的枯木拐杖帶回家後讓我隨手插進花圃，吃過幾場春雨，這時候竟然冒出幾枚嫩芽青青。」（62）以及欣賞「月亮圓在天邊，石榴花在牆後探頭探腦，徐徐吹來的是清風，……月亮圓在天邊，黃槐怒放一串串，徐徐吹來的是清風……。」（44）他更不忍植物受暗負傷：「『植物善於集塵，可以改善空氣。』正印證書上所說，但集塵對於植物，是滋養了生命，抑或是斲傷？她渴盼陽光，我卻獨享黑暗；她冀望清風，我卻不耐嘈雜與囂塵，緊緊拉闔百葉窗；我說喜愛，卻處處在抑壓她的生機。」（77）

他不僅用「夕陽經帷幕投射，花葉敷上一層金光，華麗而奇詭。」（50）描寫花木，他亦擅長用植物作為人物或生活事物的比喻：「他，張口卻無聲，窩進沙發像一朵枯萎了的孤挺花……。」（19）以及「草木含翠，一座座墳都活了起來。」（34）又如他描寫人們作瑜珈的動作：「像一朵花緩緩綻放或是露水靜靜讓陽光蒸發那樣動作著。」（50）

王盛弘也藉植物花木來感嘆同志愛情、感嘆同志生命：「離離敗草取代繁花，繁花也不愁沒有當令的時節；但人情世故不比時序遞嬗、物理循環，恪遵一定的規則，世間事往往唐突錯過，便要抱憾……。」（64）或如「白色的、紫色的、粉紅色的杜鵑花瓣掙開花葉的保護，試探早春的溫度；我不想過往、也不想未來，只想好好地好好地把當下這一刻牢牢地牢牢地記住。」（65）這樣的抒懷，不僅是愛情的溫度，更是對待生命的態度。「那一個片刻那一種閒適，個人縮小，小到成為大自然的一個元素，像風像樹像風中的飛鳥樹上的蟲蟻，個人又膨脹，因此可以涵納宇宙，無所不能包容。」（158）他重視自然的秩序與生命的和諧，也因此，散文中的他極力在尋找一個和諧的位置給自己，在性別認同上如此，在生命認同上亦然。

王盛弘並且將男同志比喻為「像沒有時機開放的苞蕾、無法萌芽的種子」（69）如同他在散文中寫道：「因為長時期缺乏陽光與新鮮空氣，書桌上一盆三色堇逐漸荏弱……。」（71）或者是與名為「鳶尾」的網友相約碰面，卻因為自覺失色而不敢綻放、不敢相認，然後他將這般「失色」的感覺種入花盆：「我將貓種進花盆，自冰箱底層捏出鳶尾花塊莖一併埋進去，誰料得到今年開春它會開得如此失血？」（89）然而下一個春天，終是開花了，他的心靈境界也隨之昇華。

⁵³ 王盛弘：《帶我去吧，月光》（臺北：一方，2003），頁218。

⁵⁴ 楊絮飛、李國新：〈論中國古典園林中植物語素的多維審美意蘊〉，《浙江林學院學報》，第26卷第2期（2009年4月），頁265。



王盛弘在《關鍵字：臺北》中自言：「植物之於我，已經幻化成一個符號，前往愉悅、諧和、天人合一等正面能量的通關密碼。」(26)如同該篇的篇名，他藉著「大規模的盛開」來淨化他的同志現身之後的挫折與壞心情。

(二) 宣示自由的飛行想像

飛翔即是試圖「掙脫外在世俗觀念的束縛」，達到生命的自由⁵⁵。王盛弘散文中亦充滿了飛行的想像。在借來的故事之〈夜間飛行〉中，王盛弘書寫一名參加轟趴的男同志爲了逃避記者媒體的拍攝，從高樓跳下：「一躍而下，真有飛起來感覺呢，他心裡想著，喜孜孜地。」(108)除了像這樣直接描寫「錯覺自己飛了起來，拍翅，飛上了荊桐……。」(100)王盛弘也在書中埋藏了幾個與飛行相關的意象：風、跳舞與天燈，分別敘述如下。

1、和風徐緩吹動

王盛弘在其散文中，時常登上陽臺，在工作之於享受閒適：「我往後陽臺走去，想送她到一個地方，那個地方有陽光燦爛，有和風徐緩，而且不乏灰塵漂浮……。」(78)關於陽臺的描述，他都不忘記安排徐緩的微風吹著：「到陽臺站站，兩肘倚牆上負荷前傾的體重，吹風，打長長的哈欠……。」(49)王盛弘並在書中寫道：「我聽別人說，這世界上有一種鳥是沒有腳的，牠只能夠一直地飛啊飛，飛累了就在風裡面睡覺，這種鳥一輩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牠死亡的時候。」(171)將人對自由的嚮往，化類在鳥的身上：「是困境中對自由的想像，也是面對死亡的神話隱語；是家族親子間產生緊張關係，尊卑對峙強弱立判之下，潛意識所流露的自我異化，化而爲鳥，是身、心、魂各種形式的離家出走，暗示著既獲得自由，卻也就此消逝」⁵⁶ 不管是陽臺還是鳥，這些描寫都沒有缺少「風」，乃是因爲風的吹動即是飛行翱翔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

2、舞步掙脫飄飛

如眾人所知，跳舞可以忘卻煩憂⁵⁷，在王盛弘散文中也是如此。從《一隻男人》的〈一個人跳恰恰〉，到《關鍵字：臺北》的〈Nature High〉，他愉快的跳舞心情不變，甚至——如果加上藥物的刺激——可以跳到輕飄飄地飛天：「我的朋友Kimila說，當搖頭丸與音樂發生化學作用，輕飄飄地腳踩不到地，變成棉花糖似的綿綿的身體，然後就看見彩虹了，總是有彩虹，我就是彩虹。」(122)在酒吧與Disco空間裡，「沈醉在多彩的燈光、反射的明鏡倒影以及，節奏強烈的音樂中，這有如舞臺幻夢般的空間，……可以忘卻身體的存在，進入一個沒有邊界、沒有現實的變異世界中。」⁵⁸ 他寫到的忘卻身體存在，就如同飛翔這個一貫的母題，即是「人類期望掙脫自己軀體，而以精神實存、離開

⁵⁵ 陳穎：〈渴望飛翔——中國現當代女性文學女性主體意識考察〉，《上饒師範學院學報》，第29卷第4期（2009年8月），頁62。

⁵⁶ 陳器文：〈神鳥／禍鳥：試論神族家變與人化爲鳥的原型意義〉，《興大中文學報》，第23期增刊（2008年11月），頁121-122。

⁵⁷ 林怡君、任天豪：《性感的歷史》，頁204。

⁵⁸ 阮慶岳：《出櫃空間：虛擬同志城》，頁75。



時空之意義。」⁵⁹

3、天燈緩慢飛行

關於飛行，最具體的意象，莫過於直接拿「會飛」的天燈來比擬。王盛弘在書中寫到他與友人施放天燈的驚險與驚艷：「每一盞天燈順利升空時，總是伴隨著掌聲和歡呼。」（164）以及「奇蹟似地，在撞上建築前，天燈竟冉冉升起。我們又是一陣鼓譟，飛起來了，飛起來了，心情比剛才更激動。」然後「我們仰頭指認久久，看著它越飛越遠，越遠越高，終於成為天上星宿之一顆。」（164）這樣愈來愈高，漸漸遠去的緩慢飛行，也是王盛弘所鍾愛的。

總的來說，飛行的意象在文學裡「總是表達人的生命自由狀態，而生命的自由狀態即是人的主體性的本質所在。」⁶⁰ 人在文學的想像中是可以飛行的⁶¹，如同王盛弘在〈想像飛行〉一篇中自陳：

我感覺到身體愈來愈輕，漸漸漂浮，騰空，順利起飛。飛起來了我飛起來了，不是飛鳥撲翅搨風，倒像游魚以滑溜的體型劃風前進，速度平緩，方向由意念操縱，好遙遠的所在可以隨即召喚到眼前，虛擬的城邦也能親臨。飛起來了我飛起來了，我在空中前行，輕盈得不似棉花糖，而是風，或者光。（167）

從這些說法來看，說穿了，企圖飛翔即是企圖自由。⁶² 王盛弘在作品中，不斷透露他想要自由飛翔的渴望，或許可以忘卻身為性別邊緣同志族群的沈重壓力，甚至忘卻作為「人」⁶³ 的一切，如同他所說的：「我豢養小情人般地豢養著飛翔的想像。」（168）那樣滋長著他的渴望，那樣宣示著。

伍、結語

綜上所述，王盛弘散文作為召喚的性別思索，寫出了同志族群的共相，不僅是從自戀出發，更是走在性別的邊緣；而其作為現身的慾望參與，除了將自己的私密探索寫入書中，也實地觀察了「歡樂」（gay）臺北的暗夜情慾；在他的心靈撫慰上，植物的生機與飛行的想像更是讓他淨化其壓力與挫折的一種方式。

⁵⁹ 陳宜政：〈希冀折翼的天使——幾米《幸運兒》之「飛翔」意涵〉，《明道通識論叢》，第4期（2008年5月），頁130。

⁶⁰ 陳穎：〈渴望飛翔——中國現當代女性文學女性主體意識考察〉，頁62。

⁶¹ 銀建軍：〈文藝想像與科學想象的創新功能〉，《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8卷第4期（2005年7月），頁107。

⁶² 陳宜政：〈希冀折翼的天使——幾米《幸運兒》之「飛翔」意涵〉，頁130。

⁶³ 「『同志書寫』不必像異性戀書寫那樣、同志作家不必那樣刻意地標明，『同志』的『特殊』性別身分得以淡化、甚至消解，而凸顯其作為『人』（無分常態、異態，亦無分男／女、T／婆）的最基本身分。」參見曹惠民：〈臺灣「同志書寫」的性別想像及其元素〉，頁53。



因為「同志性取向認同是藉由主流文化下差異而標示出來的意義建構」⁶⁴，而且同性慾望往往被認為是「異常慾望」(deviant desires)⁶⁵的一種，於是「同志」——之所以為「同志」，不同於「酷兒」——族群不斷地在性別領域中尋找定位與認同，乃是希望覓得一個「有志一『同』」的自身被認可的世界。而王盛弘在性別與自我的認同上，同樣地，也是男同志的身分認同，是在意社會的接受與否⁶⁶。這樣的動力，即是出自他的同志書寫的性趨力(libido)⁶⁷，傾力在使作品產生同志性的親和力，包括他在同志散文中「對美的追求與嚮往」⁶⁸。

王盛弘「個人的」抒情散文重視自身心理描寫，尤其是他作為一個已出櫃的散文作家，在同志書寫的內心經營上尤是一大特色。他透過同志散文的書寫來圓了白先勇所說的「圓不了的綺夢」。而這個夢，其實就是向內心深處挖掘，挖出他自己同志性特質(gay sexuality)裡更多的情感濃度。

雖是「三稜鏡」系列，卻沒有如三稜鏡一般，使光芒色散；反倒在同同志心理的書寫與經營上，讓同志題材更為聚焦。書中內容涵蓋了實際空間、心理定位，以及王盛弘自身的同志認同，可以看出王盛弘在《關鍵字：臺北》的書寫，呈現了他對性別的思索、慾望的參與，以及心靈上自我安慰的同志書寫。王盛弘的書寫也好，整個同志認同或文學的發展也好，或許可以引用許佑生在述說對全球同性婚姻的文章所擬定的標題來總結：「路雖遠，卻步步接近桃花源」。⁶⁹ 由此再回過頭來看王盛弘的同志書寫，相信其必定可以在臺灣文學的發展上堅持續航，航行之跡深刻地繪出一幅獨有特色的散文地圖，而他所認同的桃花源就在裡頭，終能「飛行」到達。

⁶⁴ 劉杏元、黃玉、趙淑員：〈當性別遇見同志：女同志性取向認同發展相關理論探討〉，《長庚科技學刊》，第10期（2009年6月），頁148。

⁶⁵ De Wight, Middleton 著，趙文琦譯：《異國情色大不同——性愛人類學》（臺北：書林，2005），頁110。

⁶⁶ 許佑生引述《Time Out 紐約版》雜誌對男星魯伯艾維特的訪問中所載：「『酷兒』代表一種自信、自得、自在，不像『同志』有太多為他人而活的妥協成分。」參見許佑生：《優秀男同志》，頁105。

⁶⁷ 或譯為「性本能」、「原慾」，佛洛伊德理論早期的發展核心即是此libido與自我本能之間的衝突。參見Herbert Marcuse 著，羅麗芬譯：《愛欲與文明》（臺北：南方，1988），頁45。

⁶⁸ 張廣奎：〈文學作品中力比多的精神分析與美學思考〉，《徐州工程學院學報》，第21卷第4期（2006年4月），頁4。

⁶⁹ 許佑生：《優秀男同志》，頁163。



陸、引用書目

- 王盛弘：《草本記事》，臺北：智慧事業體，2000。
- 王盛弘：《假面與素顏》，臺北：九歌，2000。
- 王盛弘：《一隻男人》，臺北：爾雅，2001。
- 王盛弘：《帶我去吧，月光》，臺北：一方，2003。
- 王盛弘：《關鍵字：臺北》，臺北：馬可孛羅，2008。
- 白先勇：〈歡樂臺北〉，《印刻文學生活誌》，第4卷第11期（第59期）（2008年7月），頁139-141。
- 朱雙一：《戰後臺灣新世代文學論》，臺北：揚智，2002。
- 余樹森：《中國現當代散文研究》，北京：北京大學，1993。
- 阮慶岳：《出櫃空間：虛擬同志城》，臺北：元尊，1998。
- 孟樊：《文學史如何可能：臺灣新文學史論》，臺北：揚智，2006。
- 阿盛：《民權路回頭》。臺北：爾雅，2004。
- 林怡君、任天豪：《性感的歷史》，臺中：好讀，2006。
- 徐紀陽、劉建華：〈從偽裝到自白——邱妙津的「女同志」認同之路〉，《世界華文文學論壇》，第2期（2008年6月），頁20-24。
- 張小虹：《慾望新地圖：性別·同志學》，臺北：聯合文學，1996。
- 張春榮：《現代散文廣角鏡》，臺北：爾雅，2001。
- 張廣奎：〈文學作品中力比多的精神分析與美學思考〉，《徐州工程學院學報》，第21卷第4期（2006年4月），頁1-4。
- 張瑞芬：《狩獵月光：當代文學及散文論評》，臺北：聯合文學，2007。
- ：《鳶尾盛開：文學評論與作家印象》，臺北：聯合文學，2009。
- 曹惠民：〈臺灣「同志書寫」的性別想像及其元素〉，《華文文學》，第78期（2007年1月），頁49-54。
- 陳宜政：〈希冀折翼的天使——幾米《幸運兒》之「飛翔」意涵〉，《明道通識論叢》，第4期（2008年5月），頁121-142。
- 陳器文：〈神鳥／禍鳥：試論神族家變與人化為鳥的原型意義〉，《興大中文學報》，第23期增刊（2008年11月），頁95-122。
- 陳穎：〈渴望飛翔——中國現當代女性文學女性主體意識考察〉，《上饒師範學院學報》，第29卷第4期（2009年8月），頁58-63。
- 許佑生：《優秀男同志》，臺北：開心陽光，1998。
- 畢恆達：〈男性性別意識之形成〉，《應用心理研究》，第17期（2003年3月）。頁51-84。
- ：〈同性戀空間〉，收於阮慶岳，《出櫃空間：虛擬同志城》，臺北：元尊，1998，頁10-23。
- 甯應斌：〈關於「社會性」與 sexuality〉，收於《兩岸三地性／別政治新局勢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主辦，2009年12月5-6日，頁6-10。
- 楊絮飛、李國新：〈論中國古典園林中植物語素的多維審美意蘊〉，《浙江林學院學報》，第26卷第2期（2009年4月），頁262-265。



- 銀建軍：〈文藝想像與科學想象的創新功能〉，《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8 卷第 4 期（2005 年 7 月），頁 106-111。
- 劉曉春：〈民俗使社會性別認同：以傳統漢人社會為對象〉，《思想戰線》，第 31 期（2005 年 3 月），頁 19-23。
- 劉杏元、黃玉、趙淑員：〈當性別遇見同志：女同志性取向認同發展相關理論探討〉，《長庚科技學刊》，第 10 期（2009 年 6 月），頁 137-154。
- 鄭明嫻：《現代散文現象論》，臺北：大安，1992。
- 謝文宜：《衣櫃裡的親密關係：臺灣同志伴侶關係研究》，臺北：心靈工坊，2009。
- Marcuse, Herbert 著，羅麗芬譯：《愛欲與文明》，臺北：南方，1988。
- Middleton, De Wight 著，趙文琦譯：《異國情色大不同——性愛人類學》，臺北：書林，2005。
- Sigmund Freud 著，Joseph Sandler、Ethel Spector Person、Peter Fonagy 編，李俊毅譯：《佛洛伊德的「論自戀：一篇導論」》，臺北：五南，2009。

